

Written in the Body

Jeanette
Winterson

写在
身体上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周嘉宁 译

属在 身体上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身体上 / (英) 温特森著; 周嘉宁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33-0124-4

I. ①写… II. ①温…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3620号

Written on the Body

Copyright©1992 by Jeanette Winter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1-0770

写在身体上

[英] 珍妮特·温特森 著 周嘉宁 译

责任编辑: 窦艳秋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

字 数: 9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24-4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情？

已有三个月没有下雨了。树木勘探着土壤，将树根扎进干燥的土地，根茎像剪刀一样切开所有的水脉。

藤蔓上的葡萄已经枯萎。它们本该汁多紧实，抵抗着想要把它们放进嘴里的触碰，现在却松软起泡。这一年我无法感受到那种快乐，用食指和大拇指捏起一枚滚落的紫色葡萄，汁水让手掌充满香气。就连黄蜂都躲开这些干瘪焦褐的小球。这一年，就连黄蜂都这样。这并不是常常发生的。

我想起某个九月：斑鸠红纹蝶金橘丰收夜。你说，“我爱你。”为什么这句我们能够对彼此说出的最无聊的话，却仍然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我爱你”永远是一句引用。你从不先说，我也不，而当你说出它，我也说出它时，我们说着就像是找到了三个词语并崇拜它们的原始人。我确实崇拜它们，但现在我孤独地待在一块从我身体劈落的石头上。

凯列班 你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只是知道怎样骂人；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那种话。^①

爱情需要表达。它不会保持静止，保持沉默，美好，谦恭，被看见，不会被听见，不会。赞美的话会从舌尖滑出，尖利的声调使玻璃破裂，使液体四溅。没有保守的爱情。它是追逐猛兽的赏金猎人而你就是那场游戏。这种游戏已被诅咒。当游戏的规则一直在改变时，你怎么还能够执著于此？我该称自己为爱丽丝，与红鹤们玩槌球游戏。在仙境里所有人都在欺骗，而爱情就是这片仙境，不是吗？爱情让世界运转。爱情是盲目的。你所需要的只是爱情。没有人会因为心碎而死。你也如此。我们结婚后就不同了。想想孩子。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你还在等待真命先生？真命女士？或许还有那些真命小子？

是陈词滥调惹的祸。恰到好处的感情需要恰到好处的表达。如果我所感受到的并非恰好，那我是否还应该称之为爱情？真可怕，爱情，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它塞进装满粉色玩具小人的垃圾箱底，并且给自己寄一张上面写着“订婚快乐”的贺卡。而我并没

^① 语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的第一幕。

有订婚，我扯得太远了。我绝望地寻找另一种途径以躲避爱情。我渴望稀释的情节、稀薄的语言、微弱的姿态。那把陈词滥调的松垮扶椅。这没什么，在我之前，曾有千万只屁股坐过这把扶椅。弹簧坏了，布料发臭破烂。我不需要害怕。看，我的祖父祖母也曾坐过这把扶椅，他穿着硬领衬衫打着俱乐部领带，她则紧裹白裙终其一生。他们坐了，我的父母坐了，现在轮到我了，不是吗，伸出我的胳膊，不为拥抱你，只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梦游般地走向那把扶椅。我们将多么快乐。所有人都将多么快乐。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是八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我划桨穿过浅滩，小鱼在太阳下晒出肚皮。河岸两侧，葱翠的草地已经让位给由刺眼的莱卡自行车短裤和台湾产夏威夷衬衫上组成的迷幻水墨画。他们按家庭所喜欢的方式聚在一起：爸爸把报纸架在头上，妈妈身陷保温瓶之间。那些孩子则瘦得像海滨棒糖和海滨粉彩棒糖。妈妈看见你走来，便举起带条纹的野营折凳说，“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有这么多的家庭在这儿呢。”

你笑着挥手，你的身体在清澈泛绿的河水下发光，河水衬托着你的形状，环抱着你，忠诚于你。你翻过身，乳头轻轻擦过水面，河流用水珠装饰你的头发。你像奶油般柔滑，除了你的头发，你从身体两侧披挂下来的红色头发。

“我要叫我的丈夫来收拾你。乔治，过来，到这儿来。”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看电视吗？”乔治头也不回地说。

你站起来，银光闪闪的水流滑过身体。我什么都没有想，走进水里，吻了你。你的胳膊绕过我要烧起来的背脊。你说，“这儿没有人，只有我们。”

我抬头望去，河岸已经是空的了。

你很小心，不说那几个很快变成我们私密圣坛的字。以前我把那几个字说过很多遍，把它们像硬币般扔进许愿池，希望它们会让我梦想成真。我曾经说过很多遍，却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把它们像勿忘我一样送给本该更懂事的女孩们。我像使用子弹般使用它们，并以此作为交换。我不愿意想象自己是个不诚实的人，可是如果我说我爱你，我却并不那么想，那我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我会珍惜你，爱慕你，为你着想，为你完善自己，注视着你，永远望着你，从不欺骗你？而如果爱情并不是这些东西，那么爱情又是什么？

八月。我们争吵。你希望爱情每天都是如此，不是吗？哪怕在阴影里也保持着九十二度。这样强烈，这样炙热，太阳像锯子般刺穿你的身体。这是因为你来自澳大利亚吗？

你没有回答，只是用你冰冷的手指握住我滚烫的手，穿着亚

麻和丝缎的衣服，继续大步向前。我觉得可笑。我穿着条一只裤管上有个 RECYLCE 图案的短裤。我隐约记得曾有一个女朋友，她认为在公共纪念碑前穿着短裤非常粗鲁。我们约会时，我把自行车锁在查令十字街口，去公共厕所换好衣服，然后才到纳尔逊圆柱旁与她见面。

“干吗要折腾？”我说，“他只有一只眼睛^①。”

“我有两只。”她说，吻了我。用吻来让缺乏逻辑的人沉默是错误的，但我自己却一直这么做着。

你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需要答案？我想一部分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本身就会显得很愚蠢。试想站在教室前面问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底下的眼睛瞪着你，漠不关心，充满敌意，有些则望着其他地方。你又问了一遍。“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你在静默中等待着，像个十足的牺牲者，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脑子。加拿大的首都是哪里？为什么是渥太华而不是蒙特利尔？蒙特利尔要更好些，他们有更好的特浓咖啡，你有个朋友住在那儿。不管怎么说，谁在乎哪里是首都，或许明年他们就换了个地方。或许格罗利亚今晚会上去游泳池边。等等等等。

还有更大的问题，那些问题不止一个答案，那些问题若得不

① 指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在一次争夺卡尔维的战役中惨败，并失去了一只眼睛。

到回答也很难用沉默来解决。一旦问出来，它们就不会凭空消失，却会让大脑进入沉思。一旦问出来，它们就获得了空间与质地，迫使你踩上那级台阶，或让你在夜里惊醒。黑洞吸收着它周围的一切，就连光芒也无法逃脱。最好什么都不要问吗？做一只满足的猪，也好过不开心的苏格拉底是吗？但既然工厂化的农业经营对猪比对哲学家更严苛，那我就要冒险一试。

我们走回租来的房间，躺在其中一张单人床上。从布莱顿到曼谷，在那些租来的房间里，床单永远与毛毯不搭，毛巾也总是太薄。我把一块毛巾放在你的身体下面保护床单。你在流血。

我们租了这个房间，这是你的主意，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而不仅仅是一顿晚饭、一个夜晚，或者是图书馆后面喝一杯茶。你仍处于婚姻中，尽管我对此没有太多顾忌，但是对于那受到祝福的状态却有些怀疑。我曾经觉得婚姻不过是一扇央求一板砖的平板玻璃窗。自我展示，自我满足，喋喋不休，情绪紧张，夹着尾巴做人。两对夫妇外出就像是戏剧表演的马^①，男人们一起走在前面，女人们紧随其后。男人们从吧台买金酒和汤力水，女人们拿着她们的手袋一起去化妆间。并不一定是这样，但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如此。我见过很多次婚姻。没有走下走廊，却总是站在楼梯上观望。我开始意识到，每次我听到的总是相同的故事。

① 这种马在舞台上由两个披在一件戏服里的演员配合表演，一个演员站着表演马的头部和前腿，另一个弯腰扶住前者的腰，表演马的身体和后腿。

事情总是如此。

房间里。下午。

卧室。窗帘半垂。床单凌乱。一个有些年纪的赤裸女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想说些什么。她有些语塞。一只盒式收音机里正在放着埃拉·费茨杰拉德^①的《唱布鲁斯的女人》。

赤裸的女人 我想告诉你我很少这样做。我猜想这就是所谓的通奸。（她笑。）我从没这么做过，以后也不会再与其他任何人这么做。噢，但我想再与你做。一次又一次。（她翻身俯卧。）你知道我爱我的丈夫。我真的爱他。他与其他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嫁给他。他是如此与众不同，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交心。

她的情人用手指抚摸着她光裸的嘴唇。躺在她身上，注视着她。
她的情人不说话。

赤裸的女人 如果我没有遇见你，我想一定还在寻找着什么。

^① 埃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爵士乐坛第一夫人，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

我或许已经得到了一所开放大学^①的学位。我从没想过会像现在这样，我从没想过让他有一丝担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他，为什么我们必须谨慎。我不想那么残酷，那么自私。你知道的，是吗？

她的情人起身去了浴室。女人用手肘撑起身体，继续朝着浴室方向喋喋不休。

赤裸的女人 别太久了，亲爱的。（她停顿了一下。）我总是试图将你赶出我的脑子，但是却无法将你赶出我的身体。我每日每夜都在想念着你的身体。当我想要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你。当我坐下来吃东西时，我吃的是你。当他触碰到我，我想到的全部都是你。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中年女人，可我的眼里全都是你的脸，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镜头切到卫生间，情人在哭泣。此幕结束。

^① 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是依据皇家法令于1969年6月正式成立的一所有权授予学位的独立自主的大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所以远程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的研究型大学。

要去相信你，只有你，你这个美妙的情人，能对我做出这些，未免太取悦于你。如果没有你，尽管婚姻或许会在很多方面显得那么可悲，不完整，但是它也会从那份可怜巴巴的减肥菜单里获得营养，即使无法丰腴，至少也不会枯萎，而现在它枯萎了，软弱地躺在那儿，被废置不用，留下一个婚姻的空贝壳，它原本的居民双双逃走。尽管如此，人们收集贝壳，不是吗？他们在这些贝壳上花很多钱，把它们展示在窗台上。另外一些人则赞美它们。我也曾见过些声名昭著的贝壳，往其他更多的空洞里吹口气。在我伤得太过厉害以致无法修补时，主人们便简单地将损坏的部分转向暗处。

看到吗？哪怕是在那么私人的地方，我的语言也成为欺骗的牺牲品。我不曾做过那些事情：拆了门球，撬了锁，卷走不属于我的东西。门本来就开着。真的，她并没有自己打开那扇门，她的管家替她开的门。他的名字是厌倦先生。她说，“厌倦先生，拿些玩具给我。”他说，“好的，女士。”然后戴上他的白色手套，这样即使他敲打着我的心脏，也不会留下指纹，我想他说过他的名字叫爱情。

你以为我想挣脱我的责任？不，我知道我曾做过什么，也知道在那些时刻我正在做些什么。但我没有步入那条走廊，在登记办公室的门口排队，并且发誓至死不渝。我不敢。我不会说，“以

戒指之名，你我结合。”我不会说，“以身体之名，你我相爱。”你怎么能够对一个人说着这些时，又与另外一个人欣然做爱？你怎么能够许下誓言却又凭空毁约？

令人困惑的婚姻，向公共展示，并且免收门票，暗地里却早就被秘密的私通和不贞的勾当占据。

我曾有一个情人，她叫芭谢巴。她是个幸福的已婚女人。我开始感觉我们像是在潜水艇上。我们都不能告诉朋友，至少她不能告诉她的朋友，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是她丈夫的朋友。而我不能告诉我的朋友，是因为她不让我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在用铅和爱做衬里的棺材里越沉越深。她说，诚实已经变成了一件我们所负担不起的奢侈，而撒谎变成了一种美德，一种我们需要常常练习的体制。诚实带来伤害，所以撒谎变成了一件好事。有一天我说：“我要自己去告诉他。”这是两年以后，两年过去了，我想她终于，终于，终于，会离开他的。而她说出了“残暴”这个词语。告诉他这一切太残暴了。残暴。我想起被铁链锁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的凯列班。“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那种话。”

后来，当我从她那双重标准和共济会会员标志的世界里解脱出来，我真的变成了贼。过去我从未从她那儿偷过东西，她会把她东西摊在毛毯里让我挑选。（每样东西的标价都在后面的括号里。）我们分手后，我想拿回我的信。她说版权归我，所有权归她。

她说我的身体也是如此。或许偷偷爬进她的杂物间，拿回我剩下的最后一点东西，真是个错误。它们很容易被找到，就塞在一只带有衬里的大包里，一张牛津饥饿救济委员会的标签上写着，在她死后归还给我。做得真好。他毫无疑问已经都看过了，但她也不必为之承担后果。而我本该都看过吗？可能吧。做得真好。

我把它们拿到花园里，一封一封地烧毁，我想要烧毁过往是多么容易，而要忘记，却又那么艰难。

我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在我身上发生？你会以为我就这样不断地进出已婚女人的杂物室。我确实恐高，但是对深渊也没兴趣。会深陷那么多次真是奇怪。

在租来的房间里，我们躺在床上，我喂你吃李子，它们有着淤青的颜色。大自然丰沃却多变。这一年它让你饱尝饥饿，那一年又用爱情将你扼杀。这一年树枝被果实压弯，那一年它们在风里唱歌。可是八月没有烂熟的李子。是不是我搞错了什么，这含糊不清的记忆？或许我该称之为包法利夫人的眼睛，或者简·爱的裙子。我不知道。现在我在另一间租来的房间里，试图想要回到那个事情出了错的地方。我出错的地方。你引导着我，而我却迷失于自己的航路。

尽管如此，我会继续向前。这些是李子，我把它们碾碎在你

的身体上。

你说，“为什么我使你害怕？”

害怕？是的，你确实使我害怕。你表现得好像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似的。你表现得好像世界上有无穷的快乐而时间却没有尽头。我怎么会知道？我的经验是时间总有停止的那一刻。从理论上来说，你是对的，量子物理学家是对的，浪漫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是对的。时间没有尽头。可事实是我们都带着手表。如果我在我们的关系中显得匆忙，那是因为我很害怕。我害怕你有一扇我看不到的门，现在这扇门随时都可能会打开，你会消失。然后会发生什么？当我拼命敲打墙壁，如同宗教法庭在寻找着一个圣人时，会发生什么？我能从哪里找到那条秘密通道？对我来说，周围只是那四面相同的墙而已。

你说，“我要走了。”

我想，是的，你当然要走了，你要回到贝壳里。我是个白痴。我总是在重蹈覆辙，并且一再说我再也不这么做了。

你说，“在我们走之前，我已经告诉了他。哪怕你改变主意，我也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是错误的脚本。这个时刻我本该表现得自以为是，怒气冲冲。这个时刻你本该泪流满面，哭着告诉我我要说出那些话是多么地艰难，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告诉我，我会恨你，我当然会恨你，这绝对不是一个问句，因为一切都是既成的事实。

但你注视着我，就像是上帝注视着亚当，你的眼神中充满了爱，占有欲和骄傲，让我感到窘迫。我现在就想离开，用无花果叶遮蔽身体。这是种罪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做不到。

你说，“我爱你，我对你的爱让其他一切的生活都变成谎言。”

是真的吗？这是句显而易见的话，还是我就像那些落水的船员，抓住一只空空如也的漂流瓶，却急切地朗读出一句臆想中的话？而你无处不在，渐渐发芽，变成体积足有原来十倍大的巨人，站在我的面前，用你那山壁般的胳膊拥抱着我。你的红色头发闪闪发光，你说着，“许三个愿望吧，它们都会实现。许三百个愿望吧，让我为你实现。”

那个晚上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一定是相互搂着走去一家被我们当成教堂的咖啡馆，要了一份希腊沙拉，如同品尝了一顿婚宴。我们碰到一只愿意当伴郎的猫，还捧着来自于运河那边的仙翁花。两千个客人出席我们的婚礼，大部分是侏儒，我们有点老了，老得足够出卖自己。如果能够就这样躺在月光下做爱当然是好，而事实是，如果从电影和西部乡村歌曲走出来，如果走出这扇门，我们所面对的无非是些发痒的无聊琐事。

我曾经有个女朋友，她总是沉迷于布满星光的夜晚。她认为床属于医院。在没有弹簧垫子的任何地方做爱是性感的。给她一个被窝，她却只想打开电视。我们在露营地、独木舟、英国铁路、

俄罗斯飞机上过夜。我买了蒲团，甚至还买了健身垫。我不得不在地板上铺了条加厚毛毯。我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条苏格兰旅行毯，把自己搞得像个苏格兰民主党的编外党员。最后，当我第五次来到医生那里拔掉一根藓时，他对我说，“你知道，爱情很美妙，诊所就是为你这样的人准备的。”现在要在你的医疗档案里写上“性变态者”也并不是句玩笑话，有时侮辱只是过度的浪漫。我们不得不分手，虽然有时候我也想念她，但是当我走在郊外，我再也不用担心那些灌木丛会对我造成潜在的伤害了。

露易丝，在单人床闪闪发亮的床单里，我要尽可能地像寻宝猎人般找到地图。我要探索你，把你变成我的，而你也将按照你的意愿重新绘制我的地界。我们将跨过彼此的边界，融为同一个国家。我是肥沃的土地，用你的双手来挖掘我。吞下我，让我变得甜美。

六月。历史上最潮湿的六月。我们每天都做爱，追逐愉悦，像马驹般快乐，像兔子般明目张胆，像鸽子般纯洁。我们从不去思考，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享受所拥有的时间。这些短暂的日子和更短暂的时光是对神的小小赠予，而这位神并不满足于灼热的身体。我们彼此消耗，再次感到饥饿。安慰的残片，平静的瞬间就像人工湖般静止不动，而在我们的身后，潮水的咆哮声却从